

这就如同土地，它可以长出各种草木，而草木生出红白蓝紫黑青的花，其实这些颜色原本都在土里。就像古炉村，山水清明六畜兴旺，然而却是长期的极度的贫穷。他觉得：“贫穷使人容易凶残，不平等容易使人仇恨。”这历来是农民起义的根源，同时也是这场“文革”得以爆发的真正动因。

2014年出版的长篇小说《老生》中，贾平凹再次运用这种大历史远距离的考察方法，用显微镜式的角度，细致解剖一个山村的前世今生，从二十世纪初一直写到今天，战争、土改、“文革”和改革开放，记录了几代人的命运辗转和时代变迁。

这是贾平凹迄今为止的所有小说里时间跨度最大的一部，也是最具讽喻性与批判性的力作。62岁写作《老生》，他心情特别急迫：“我能想的能讲的，已差不多都写在了我以往的书里，而不愿想不愿讲的，到花甲年龄了，却怎能不想不讲啊！”

《老生》开头的第一句话是：“秦岭里有一条倒流着的河。”这几乎象征着这百年来陕南这一偏僻小山村的曲折历史。然而在那部远古就留存下来的《山海经》里，山川河流的走向，自有其恒定不变的规律。

叙述者在烟雾里说着曾经的革命经历，并试图以此告别革命。贾平凹沉痛地发现，人的秉性是过上了好光景就容易忘却以前的穷日子，发了财便不再提当年的偷鸡摸狗。而作为作家的职责，就是要将那些被人忘记的历史，经历过的混乱与凄苦，残酷与血腥、丑恶与荒唐，用文学的方式记录下来，重新揭露出来，以此唤起人们的警惕。

如果中国就是CHINA（瓷器），贾平凹要讲的故事也是一地破碎的瓷片。既有飞禽奔兽，也有魍魉魅。

接下来的《山本》继续讲述秦岭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故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秦岭大山里一个叫涡镇的地方，通过井宗秀和陆菊人的爱情悲剧，讲述当时的军阀混战，在武装斗争中，民不聊生，城头变幻大王旗，这个历史悠久的小镇，最终变成了火海瓦砾，走向毁灭。

《山本》小说结尾处，涡镇毁灭，各路英雄化为灰烬，惟独陆菊人、陈先生和宽展师父还在人世间的苦难中继续生存。这些传奇人物本身就是秦岭的一部分，阅尽人间苦难，痛苦而无奈，挣扎而徒劳，忧患而无言，值得读者深思。

贾平凹说，小说结尾不让这三个人死是有意为之：“世界在不停地变化，朝代在变化，制度在变化，世事在变化，但有一样不变，就是人和人的情感。这个社会不管怎么打打杀杀，不管有多少杀伐，人类能够绵延下来，正的东西，善的东西，肯定要延续下去，恶的东西肯定要叫他们死亡。”

批评家王春林将《山本》视为“生命之书”“苦难之书”“悲悯之书”。“《山本》不仅有对秦岭的‘百科全书’式书写，而且也有对近代中国的深度反思。一方面，对涡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充满烟火气的世俗日常生活进行着毛茸茸的鲜活表现；另一方面，却也有着哲学与宗教两种维度的形而上思考。”

《山本》是一部秦岭志，更是一部现代启示录。贾平凹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视野里，以独到的体察和历史观，表现了底层民众的生命苦难，寄托了作家的悲天悯人的情怀。

两本书同样写秦岭，但《山本》呈现出来的秦岭，在评论家陈思和

看来，与《老生》有着明显的不同。“《老生》有四个章节，写了四段历史，四个故事。贾平凹用了一个经典去穿，这个经典是《山海经》。但《山海经》和《老生》的故事实际上是没有关系的。”在《山本》里面，陈思和却读出了完全相反的感受：没有引经据典，却充满了古典文本的气象。他读到了浩瀚的《过秦论》，读到了《山海经》的草木虫鱼，但实际上这些文献一个字没有出现，却统统融入到他讲的秦岭故事里面。

“如果中国就是CHINA（瓷器），贾平凹要讲的故事也是一地破碎的瓷片。既有飞禽奔兽，也有魍魉魅。两个小说的言说结构相同，《老生》是自然，《山本》是人事，都依托了秦岭这个大背景显现本相，成为故事的一部分。”

## 对家乡的回报

“我现在年纪大了，经常做梦。回到棣花镇，回到小时候的乡下，路过一个村庄，到山上去砍柴火。将来我写不动了，还是可以回棣花镇的，毕竟老家有老房子有土地。”

行走在城市和乡村之间，贾平凹反反复复，走了十几年。

这些年里，他为老家变化惊讶，甚至忧心忡忡：“贾源村里的四十多种树，如今只剩下了二十多种，桐树、榭树、棠棣、栎、桧、柞和白皮松都不见了。农耕时代的器物，纺线车、鞋耙子、捞兜、牛笼嘴、曳绳、槌枷、檐簸子也消失了。

“农民的土地越来越少，这几年盖房用地多，312国道改造建设，原规划路段从州河堤上走，不糟蹋